

傅雷的世界美术家书



□ 翟庭涓

今年年初,我带着女儿专程到上海博物馆看“沧海之虹:唐招提寺鉴真文物与东山夷魁扇画展”。

山云,涛声,扬州熏风,桂林月宵,从黑白水墨到青绿山水再到和大和,平静而温柔,清醒而坚定,自唐以降的美学相融相生,哲学意义基本共通,理解起来并不困难。临末顺道参观了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珍藏展——“艺术的诞生 从太阳王到拿破仑”,画风顿时陡转。7岁的女儿看着满屋雕塑和画像问了我一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他们为什么那么喜欢光秃秃?”我只能在贫瘠的美术知识储备里,佯装镇定地给她解释:“他们认为人的身体是很美的。”

浮光掠影的解释总是浅薄的。为了应付下一次猝不及防的提问,我拿起了傅雷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算是世界美术的一次入门。

我们熟悉的傅雷,是专注于引进法国文学的翻译家、作家。他把自己的名

字隐藏在罗曼·罗兰、巴尔扎克背后,再后来就依托于那本字字走心的《傅雷家书》。

我们可能会惊讶于为什么是傅雷来写《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而且是26岁那么年轻的傅雷。

1928年初,19岁的傅雷赴法留学,在巴黎大学文学院主修文艺理论,多次去卢浮宫艺术史学校和梭罗恩艺术讲座旁听,观赏法国艺术馆、博物馆的美术名作,其间还翻译了艺术著述、写了美术评论。22岁时他和刘海粟等艺术界友人到意大利,参观文艺复兴时代代表画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拉斐尔的原作。

1931年,傅雷回国受聘于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并担任美术史课教员。这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便是在其讲稿的基础上修订、补充,并于1934年完成的著作。至于成书的内容及框架,按傅雷所说,是参考了“法国博尔德(Bordes)氏之美术史讲及晚近诸家之美术史”。

在序言中,傅雷说国人“治西洋美术者日众,顾了解西洋史论者寥寥”,这导致的结果是:盲目前卫,与盲目保守。理清,画才能归于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傅雷在这个时候给中国人写了一本关于世界美术的“家书”。

这本“家书”并不需要逐章阅读,随意翻开一章都可独立成篇,还有破解的趣味。

为了解决女儿提出的问题,我先翻阅了第七讲《米开朗琪罗(中) 圣洛伦佐教堂与梅迪契墓》,这一讲就专门讲了人体至上的线条执着。

傅雷认为米开朗琪罗在完成他最著

名的四座雕像——《日》《夜》《晨》《暮》以及这四座雕像上面的《思想者》与《力行者》时,是55岁的年龄,因为他的人生经历,这个年龄必然会产生回顾和一种自然而然的哲学。因此我们可以看到这四座雕像从姿势到表情,细分到肌肉状态,都是对照、对应的,紧张必然对应松弛,斗争必然对照平静。而《思想者》和《力行者》则极强烈地表达了米开朗琪罗坚持的“人体至上、雕塑至高”的主张,这个时候我们需要注意建筑的采光,可以看到《思想者》与《夜》的头部都在阴影里,整个建筑是为雕塑服务、供其支配的延展部分。

如果读了第七讲之后再回顾第六讲,米开朗琪罗就活了,你就可以知道他为什么可以在55岁完成《日》等雕塑。他30岁的时候来到罗马,遇到了“知己”教皇尤里乌斯二世,他们之间相爱相杀,闹翻了又哄,每天悲喜交织。米开朗琪罗用5年时间完成了原本很不屑但最终成为他绘画艺术丰碑的西斯廷天顶画。

他像一只虾米一样,天天仰卧在10公尺高的台架上作画,他形容“画笔上滴下的颜色,在我脸上形成富丽的图案”,以至于完工后很长一段时间,米开朗琪罗都不能平视物体。他的画不固定地像谁,他按照柏拉图提出的“理想美”作画,甚至完全不像纪念堂的主人,都无所谓,他就问一句:“千百年之后还有谁知道像不像?”

傅雷是出了名的脾气不好,杨绛曾经说他“满头棱角”,取号“怒庵”倒也真实。但是在傅雷这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里,是断然看不出有半点怒气的,

有的,是温柔绵长的少年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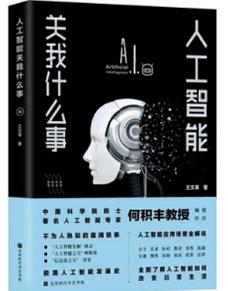
傅雷写达芬奇就有叮叮咚咚的音乐之感,用了“一个旋律的片段,两拍子,四音符,可以扰乱我们的心绪以致不得安心”一句,用了音乐“摄魂制魄”的力量,来类比《蒙娜丽莎的微笑》。他认为达芬奇是“发现真切的肉感与皮肤的颤动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画家只注意脸部的轮廓”,而且这种细微的处理,让人悲伤的时候觉得蒙娜丽莎也在悲伤,让人快乐的时候觉得蒙娜丽莎也在快乐,这种共情“可说和东方艺术的精神相契”了。

慢慢读下来,傅雷写鲁本斯的画像交响乐,写伦勃朗黑暗中的面貌像神一样发光,你会觉得没有内心的极致安静和极度纯粹,以及对文字的极其精妙的运用,是传达不了这样的体验的。

傅雷的儿子傅聪被人问及傅雷家书中从头到尾贯穿的最本质的东西是什么,傅聪毫不犹豫地回答了四个字“赤子之心”。

他解释说,看这些信,可以用这么一句话概括这个人:他一生没有一分钟是虚度的,是行尸走肉的,他的脑永远在思想,他的心永远在感受。他是一个在中国最优秀的传统中植根非常深的知识分子,同时又是五四觉醒的一代。他接受西洋的东西,绝不是表面的,生活习惯上小节的东拼西凑……为什么对西方文化能有真正的深刻的掌握和了解,就是因为他的中国文化的根子扎得很深。

这种感受同样体现在《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里,所以这本傅雷的世界艺术家书,值得一读再读。



谁是个顶尖聪明的人 ——《人工智能关我什么事》选登

说到人工智能的历史,大家自然而然会想到的是,人工智能可能是何时、如何诞生的?你能可能开始回忆了:好像也就是近几年,人工智能开始进入公众视野。不过,小时候在博物馆看到的机器人应该也算是人工智能,那时候机器人还是个新鲜玩意儿……往远了说应该也就三十七年吧!那时候一定是一群顶尖聪明的人一拍脑瓜子,说:“计算机都已经这么发达了,我们来研究一下它能不能像人脑一样工作!”然后一呼百应,越来越多的人参与研究这个课题,造就了人工智能今天的“辉煌”。

然而,这话只说对了一半。顶尖聪明的人是说对了,但是人工智能的历史远比这三十七年长得多。或许很难想象,在1950年,就有一个人提出了机器智能的设想。1950年是什么概念?那时候距离世界上第一台通用电子计算机宣布诞生才过去四年。

还记得吗?就是教科书上那个名叫ENIAC的庞然大物。或许你会问:“什么?那时候计算机才刚刚出来,就想着人工智能了,那不是想一口吃成个胖子嘛。”这确实有些不可思议,但是伟大的人总有超越时代的思想。这个伟大的人物不仅有了想法,还发明了一项有趣的测试,来确定一台机器到底不具备人类智能。

有的读者要心急了,这个人到底是谁呀?其实说出来大家都知道,就是计算机科学之父艾伦·图灵。图灵这个人,不仅是个计算机之父,还是人工智能的奠基人。

图灵1912年生于英国伦敦,从小就是一个天才,少年时就表现出独特的直觉创造能力和对数学的爱好。这么说有点抽象,举个例子,15岁的图灵为了帮助母亲理解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竟然把晦涩难懂的相对论写成比较容易理解的内容形式。

1950年,他发表了一篇论文《计算机与智能》,为人工智能科学提供了开创性的构思。后来,图灵又发表了一篇名为《机器能思考吗?》的论文,光是看这两篇论文标题,似乎就已经和“人工智能”沾上点边了,而在论文中,图灵也确实提出了“机器思维”的概念,他可是提出这一概念的第一人。

由于当时并没有“人工智能”的概念,人们对“智能”难以准确定义,图灵便提出了一个设想,也就是“图灵测试”:在一间屋子里有两个被测试者,分别是一台计算机A和一个人B,另一个人C作为测试者在隔壁屋子里。测试者和被测试者在相互隔开的情况下,只能通过一些装置(比如计算机键盘)进行交谈;测试者C需要判断每回合和自己交谈的是人还是计算机。如果计算机在问答的过程中让测试者误判的比率超过30%,它就通过了“图灵测试”。通过了“图灵测试”,这台计算机就将被认为是具有人类智能。图灵预言道,这样的计算机将在公元2000年出现。

言归正传,在20世纪50年代,图灵为了定义“智能”而提出的这种设想,至今仍然有其独特的魅力,每年都有试验的比赛。1997年IBM机器人“深蓝”战胜世界国际象棋冠军卡斯帕罗夫,2016年起机器人“AlphaGo”先后战胜世界围棋冠军李世石、柯洁,当今世界已经有很多“机器客服”“机器老师”,都能像真人一样和你交流,给你上课、解答疑惑,它们已经成了某一领域的“专家”,这些无不证明了图灵的天才预言。

1966年,计算机科学(也是人工智能)最高奖被命名为“图灵奖”,相当于这个领域的诺贝尔奖。

才情与宿命演绎的诗篇

——从《徐志摩诗歌全集》谈起



□ 熊辉

2016年4月,哈尔滨出版社推出了《徐志摩诗歌全集》,算是对诗人飘摇人生的再次回应。

学界大致将徐志摩10年的新诗创作历程划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从1921年到1922年,是徐志摩诗歌创作的初始阶段,称为“冲动期”。该时期的诗歌创作可视为青春写作,富有浪漫的激情和理想色彩,是诗人在英国留学期间的生活和情感表达。《草上的露珠儿》《私语》《康桥再会罢》等作品抒发了诗人对理想生活的向往,对至纯爱情的追求,对振兴祖国的期待,同时也充满了淡淡的忧伤和失落。

第二个阶段从1923年到1925年,是徐志摩创作的高潮阶段,称为“蜕变期”。之所以称为蜕变期,是因为徐志摩在该时段创作的诗歌,逐渐摆脱了之前的浪漫情怀,渗入了更为复杂的情感要素。爱是徐志摩诗歌的灵魂,包含爱情、友情、亲情和同情。徐志摩有“博大的怜

悯”情怀,他祈祷把人间的爱“给他们,给宇宙一切无名的不幸”。回国之后,徐志摩不得不顾及现实社会的林林总总,比如文坛纠纷、学界论争,比如个人情感的变化和社会舆论等,因此这一时期徐志摩处于希望与绝望交织的矛盾状态。尽管如此,徐志摩的诗歌创作成就却是显赫的,他不仅出版了个人的第一部诗集,而且参与了国内新诗建设,成为国内知名的诗人。

第三个阶段从1926年到1931年,是徐志摩创作的颓废期,称为“消沉期”。“消沉”并不意味着诗歌创作的终止,而是指诗人的生活被逼上了“一条甬道”,曾经年少的理想情怀不复存在。该时期是徐志摩诗歌艺术的成熟阶段。徐志摩这一时期的诗歌不再把理想、自由和美当作内核,就是爱的主题也内缩为自我爱情的表达。

1925年8月,徐志摩自费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志摩的诗》,共收入1923年至1925年的诗作41首。这本诗集由上海中华书局代为印刷,并在徐志摩主持的《晨报》副刊上刊登了广告。该诗集出版之后引起了轰动,同时也遭受了不少的批评。1925年10月17日,《晨报》副刊上登了徐志摩自谦的话:“我这第一本当然是一碗杂碎,黄瓜与西瓜拌在一起,羊肉与牛肉烧成一堆,想着有些寒伦。”

正因如此,1928年8月,上海新月书店重新印刷时,对部分诗篇进行了增删。1927年9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徐志摩的第二本诗集《翡冷翠的一夜》,其中收录的诗歌大多是表达诗人与陆小

曼感情的爱情诗。在书的前面是徐志摩亲笔写给陆小曼的信,算是本诗集的序言。

从这封公开的信件中,我们至少可以注意到如下两点:

一是徐志摩深爱着陆小曼,这本诗集是徐志摩献给陆小曼的结婚纪念物。“小曼,请你收受这一集诗,算是纪念我俩结婚的一份小礼。秀才人情当然是见笑的,但好在你的思想,眉,本不在金珠宝石间!”徐志摩说陆小曼不在意金珠宝石,这其实意味着诗人已经在物质上难以满足陆小曼的需要,而且陆本人可能是在意金珠宝石的。

二是诗人的诗歌创作灵感在都市生活的压力中很快萎缩,甚至难以以为继。徐志摩意识到他与陆小曼的婚姻给自己带来了压力,他不得不疲命于挣钱养家,先前的潇洒俊逸之风不得不让位给残酷的现实,“我如其曾经有过一星诗的本能,这几年都市的生活早就把它压死,这一年间我只淘成了一首诗,前途更是渺茫。”

1931年8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徐志摩的第三本诗集《猛虎集》,也是诗人生前的最后一部诗集。在这部诗集中,诗人延续了颓废的心理,认为作诗生涯真到了山穷水尽疑无路的地步,“尤其是最近几年有时候自己想着了都害怕:日子悠悠的过去内心竟可以一无消息,不透一点亮,不见纹丝的动。我常常疑心这一次是真的干了完了的。”

名诗《再别康桥》,意味着诗人告别的不仅仅是康桥,而是一段富有理想和激情的生活。徐志摩在《吸烟与文化》中

说:“我在康桥的日子可真是幸福,深怕这辈子再也得不到这样的机会了。”是的,曾经意气风发,豪情万丈,爱情得意;如今却是生活乏味,看不到天空的蔚蓝,看不到大海的波涛。康桥的生活成为徐志摩人生中不可复制的精彩篇章,这只能深深地埋藏在心中,他只能轻轻地来,轻轻地走,不愿惊醒那段不可复制的理想生活。

徐志摩在《猛虎集》的序言中,希望生活改变,让自己走向“复活”之路。诗人从“不知道风是在哪一个方向吹”,到现在立志要“认清方向,再别错走了路”,其间心理的演变和挣扎可想而知。徐志摩本是乐观豁达之人,怎愿拘于暗无天日的生活。

只可惜,当诗人决意重新安排生活的时候,更大的不幸——死亡却降临了。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遇难,学生陈梦家等人收集整理了诗人的遗作。1932年7月,上海新月书店出版了徐志摩的第四本诗集《云游》,共收入诗作13首,这本诗集的序文是由陆小曼写成的。诗集的名称《云游》,十分耐人寻味,志摩的确是驾云而去。“云游”对志摩而言,具有梦魔般的宿命色彩。

徐志摩是中外文学和文化交流的能手,他与外国著名诗人接触较多,长期浸润在英国文化语境中,外来资源对他诗歌创作的影响十分明显。志摩的诗具有江南的婉约之风,具有古典的优美文辞,具有西方的开放想象,更具有中国新诗的特质。历史必然会记住他的诗篇,《徐志摩诗歌全集》的出版就是明证。

新书速递>>>

解读鲁迅等大师之作《中国文学课》出版

本报讯(记者 黄琪奥)重庆日报记者近日从四川人民出版社获悉,由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陈思和、复旦大学中文系教授部元宝、张新颖等所著的图书《中国文学课》(上下册)已由该社出版。

据介绍,《中国文学课》的书稿内容,来源于陈思和等人在音频平台上的“中国文学大师课”。“这套书中,陈思和将领衔国内一众专家,为广大读者导读现当代文学经典。”四川人民出版社相关负责人

介绍,比如,由鲁迅研究专家部元宝主讲《呐喊》,沈从文研究专家张新颖讲《边城》,陈思和讲张爱玲《金锁记》,而《白鹿原》《长恨歌》《平凡的世界》等作品也被各领域专家教授一一解读。

此外,在书中,作家王蒙、莫言、王安忆、严歌苓、马原、余华、张炜、叶兆言、苏童、张悦然也分享了他们的人生与文学。该书共分为10个主题,涵盖了100部文学经典名著。

重庆女作家红尘为喜马拉雅山脉写“情书”

本报讯(记者 赵迎昭)重庆女作家、重庆工商大学教授红尘累计徒步150天,步行1000公里,用5年时间写成一本书献给喜马拉雅山脉的“情

书”——《珠峰鼓手》。近日,这本书由中国旅游出版社正式出版。翻开这部文学作品,读者不仅能品读到各国徒步者穿越喜

马拉雅山脉的故事,还能从中感受到作者以及古往今来旅行者对喜马拉雅山脉的爱恋与敬仰。同时,书中也对喜马拉雅徒步者的发源、线路、文化、宗教、

习俗、节日、当地向导与背夫等进行了生动解读。该书还入选“中国作协中国当代文学精品译介工程翻译资助”项目,英文版已在英国出版。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看到



百本好书
扫一扫
就听到